

在上海刚度过一个暖暖的“三九”，正在揣测“四九”会不会来寒潮，从贵州来了一条信息，说从元月的21日夜间开始，梵净山肯定会有雨雪，让我务必赶过去；哪怕没有雪，即使落下来的是冻雨，第二天黎明山山岭岭之间的冰凌，也是很有西南山乡特色的。

我等的就是这场雪啊！

元旦那天，在黔西南的普安县，参加“贵州绿茶第一采”活动之后，天阴下来，体感寒人。有老乡对我说，这感觉，像是要下雪的样子，于是我就耐心等待到了元月8日，天反而暖和起来，老乡又说，雪不会来了。干等着也无趣，我回了上海。

哪晓得才回来10天，又说雨雪要来。不是预测的21日来嘛，我赶紧订票，迎头撞上了“春运”的前奏，只订到上海到金华的座位票，从浙江的金华站到梵净山所在的铜仁。



我的新书面世，朋友特寄信祝贺。这年代还有多少人手写书信？随信寄来两枚书签。一蓝一红，两寸宽，手指长。原色硬卡纸上绘小图，配两句古诗词，合起来是一朵荷花。真好看。

独处闹市，爱读书更爱买书，成摞成摞的书翻过一次便束之高阁。时间久了，难免积灰。上海的盛夏濡闷潮湿，担心好书会起霉或生虫，太阳好时要拿出来晒。随手捡一本翻，滑落一枚小小书签。此物仿佛路标，读书之人不会迷惘，指引我迅速重返前哨。

爱书跟书有关。记忆中，父亲有一天悄悄塞给我一个小袋，煞有其事地仔细叮嘱，千万别让哥哥看见哟——是一套檀香木书签。十二张镂空雕刻着十二位古代木子，名曰“金陵十二钗”。

“出差去很远的地方，碰见一位修行多年的老和尚所赠。”父亲难得对我露出笑脸。彼时的我已开始识字，看到袋子背后标注“上海制造”。我欢呼雀跃，几乎每天要取出欣赏，百看不厌。

上学了，为让书签物尽其用，绞尽脑汁求母亲买书。毕竟穷家小户，买不起新书，于是把书签夹进学校图书馆借阅的小人书。檀香味掺杂着油墨味，有种特殊的气息，让五六岁的我沉迷陶醉，常常独自躲在角落里自我欣赏，看一半睡着，手里捏着那书签。后来搬家多次，这套书签不知所终，很是伤心了一阵。

现如今，精美的书签多且杂，各种材质，布艺、纸质、木质、金属、丝绸……缤纷缭乱，不可胜举。然而内容不过是些花卉风景、动植物或人物。不少买来的新书里夹有附送的书签，读书时多了一份温馨怡然。

新购入一套《汪曾祺全集》，夹赠书签是淡灰色系背景的满天星，嵌镶有作者不同时期的小照，凸起的红底墨字，匠心独运，很喜欢。

我平时习惯逮着什么就用什么，香水试纸、打折卡、消费券，甚至车票、登机卡、衣服吊牌，换季时路边翩然落下的泛黄树叶，随手捻拾夹进书页，仿佛季节就此凝滞，时光不转。

闲时搜看《哈特的一生》，主人读书，读到某处不得不停下，随手拿只鞋压上面。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用存折做书签，结果把近两千美元弄丢了。鲁迅先生少年时在私塾读书，对死记硬背深恶痛绝，

仁市，只有站票了。非要赶过去的旅客，只有上了车补票，碰碰运气了。

我等的就是这场雪，决定上车以后抢着补票，看看有没有运气？

故而21号下午一上车，找到位置后，我就去寻找列车长。只见一堆十

几个人围住了戴眼镜的姑娘，纷纷嚷嚷着补票。

我也要补票，补一张从金华到贵州铜仁的座位票，只见戴眼镜的姑娘一边手脚麻利办理补票，一边放大嗓门道：“讲清楚了，商务座、一等座、二等座一个座位也没有了。补上了票，只能站着。”

我让她看看我的模样，对她说：“我七十多岁了，你看能不能找你们列车长商量一下，给我找一个坐处。”

她哈哈一笑：“我就是列车长，老同志，我说的也是实话，真的一个座位也没有了。你先回自己位置上坐着吧。有办法了我找你。”

我盯着她的胸牌，凝神一看，上面清晰地标明：列车长，钟鑫。

我惊喜地问：“你有坐处了？”她摇头道：“没坐处，我只有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你坐。”

车到金华，她准时来到我座位旁，把我带到两节车厢的接合部，让一位占着位的列车员起身，然后对我道：“工作座，简陋一点，你坐吧！”道谢以后，我坐下了。心也安下来，余下来那么长的六个多小时，我

书签

动手制作一枚书签，工工整整写下“心到口到眼到”读书三到，夹书中当作自己的座右铭……

若是出差在外，途中读书，书签就是门票。记得有一次去石家庄观凌霄塔，门票是一枚硬而薄的塑料卡片，老式粮票大小，上面是工笔画的凌霄塔，朴素而古老，很是珍贵。

去婺源采风，银行卡大小的门票上印有“中国最美乡村”字样。绿树掩映中的青瓦白墙，满眼绚烂如霞的油菜花。小桥流水、村庄田园、桥上正疾奔嬉笑的儿童、桥下湍急流淌的河水，远远的天边不知是烟还是雾，缥缈袅然……夹在书里，莫名便生出一种陶醉。

我有件价格很贵却没穿过几次的衬衫式连衣裙。有一次途经茂名北路，被橱窗模特腰间那几道波浪皱褶设计吸引，咬牙购入。标签上面画了一个短发女子，侧脸，目光下视，忧郁而沉静，仿佛一朵盛开在深山空谷中的兰花。回家后打开，上身细细端详，才发现用黑色蕾丝带系着的厚厚硬纸卡片上单一个“逸”字，恰好跟衣柜里某件漂亮毛衣很配。铿锵快节奏的都市现代人，幸福往往就来自这许许多多的某一个瞬间……

年前午后，我又去了朋友的店。店面装扮一新，红艳艳的龙纹窗花，大大的福字，还有每个人脸上洋溢着的温暖笑容将冬日的潮湿与阴冷通通挡在了门外。突然，一个灰色毛球从角落里窜到我的脚边，定睛一看是一只蓝猫，灰色的毛发在灯光的照射下从某个角度望去居然透着银蓝的光泽，又大又圆的一双眼睛就像镶在圆脸上的一颗琥珀，整个就是一个大圆套小圆，真是萌萌的小可爱。朋友唤它作“爱你”——一个能抚慰人心的名字。

“爱你”有着明星般的颜值，却没有半点明星的架子。还没等我去逗它，它便如老友见面一般不慌不忙婉转步来，嗅嗅我的裤脚，蹭蹭我的鞋子，忽地一矮身，躺倒在地上，露出它圆滚滚的小肚皮，温顺地任由我抚摸。我轻柔的抚触让小家伙舒服得伸个大大的懒腰，身体拉伸开来左右扭动，胖乎乎的小脚掌肆意朝天，那可可爱劲儿把人心融化成了

我只得坐回自己的位置，忐忑不安地等待着。身旁姓但的贵州思南的小姑娘安慰般对我说，她是上个月就预订了票，“你两三天前订票，是完全不可能订到座位的”。我忧心忡忡地想，谁叫我等着山乡的这场雪呢，坐到了金华，后面六个多小时的车程，只有站着过去了。年轻时代当知青，挤着站着回上海探亲是常事。看看我还能不能熬吧。

半个小时之后，处理完补票事宜的列车长来到了我面前说，座位还是没有，考虑到你老同志七十多了，到了金华，我会来喊你。

我惊喜地问：“你有坐处了？”她摇头道：“没坐处，我只有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你坐。”

车到金华，她准时来到我座位旁，把我带到两节车厢的接合部，让一位占着位的列车员起身，然后对我道：“工作座，简陋一点，你坐吧！”道谢以后，我坐下了。心也安下来，余下来那么长的六个多小时，我

终于有个座位了。可能是冲着我对梵净山这场大雪的虔诚和期待吧，列车刚刚进入铜仁地界，一场纷纷扬扬的雨雪已经落了下来。

当我换坐上梵净山尚空主任的小车，直驱梵净山腹地时，扑面而来的白色雪花已绕着小车纷飞。

半夜在山里入睡，第二天清晨一觉醒来，梵净山已是一片雪白的晶莹世界，高高低低的山山岭岭、层层叠叠的逶迤群峰，全部都笼罩在一派童话般的氛围里。我站在白色的山谷里，眺望着密实树林中厚厚的雪野，远远近近的山峦万籁俱寂，只有谷底深处的流水，腾跃着、飞溅着淌过河谷中央大小巉岩、石头、石块，大一点的岩石上，都覆盖厚达盈尺的积雪，而小小的石块、石头上，那一层雪花就如同戴着白帽子。雪仍在下，雪花还在飘飞，我走进以往熟悉的林间小路，

几十年来，我一直坚持读书和写日记。这种习惯深受父母和家庭教育的影响，父亲曾是私塾老师，母亲初中毕业，在抗战年代算是高学历。

父母在世时，常对我说，你可以从书本上学到许多人生哲理，开拓视野，懂得做人的道理，并会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母亲几十年一直坚持看书看报，即使在九十岁高龄，一份《新民晚报》不看完，是绝对不睡觉；睡前还写日记。

我十多岁时，学校常常把日记本作为奖品发给我，我就开始涂涂写写，大多数是没有主题的流水账。我的日记水平真正提高要感谢大哥、二哥。

一池春水。

从此，大头儿子像是找到新大陆，视“爱你”为生命里最美好的相遇。因为之前他一直想在家养一个小宠物，但又不肯乖乖尽“铲屎官”的本分，所以一直未能如愿。如今每隔几日，他便编出一个个蹩脚的理由，实则是想挤出时间去撸那只“会撒娇”的蓝猫。“爱你”一如既往的好脾气，总是给他最热烈的回应。每每临别，“爱你”琥珀色的眼中都闪着眷恋的光，仿佛在询问，“朋友，明天还来吗？”

终于有一天，欢脱归来的大头告诉我“爱你”的逗猫棒已经被它磨光了毛变成秃头，任由他再怎么诱惑挑逗，“爱你”眸子里也少了从前的欢悦。他郑重向我提出：我们应该为“爱你”添置个新年礼物了。确实，龙年的钟声即将响起，我们应该



只觉得自己步入的是一片陌生的仙境。

哦，这一辈子，我多次走进过世界自然遗产地梵净山，饱览过梵净山春、夏、秋三个季节里壮丽的景色，唯独在下着大雪的冬日里，从来没有来过。

年过七旬，我以为再也不可能见到老人们给我盛赞过的梵净山白雪了；没想到心中有盼望，大自然似乎也猜到了我的心愿，突如其来地，给我送来了这么一场漫天皆白的雪山美景。

可以说，在我步入75岁的冬天，我等的就是这么一场大雪。

我把这点感悟对随我一起进来的年轻人说了，他们一边抢着镜头，一边高声打破了寂静道：“等来的是一场瑞雪啊！叶老师。”到底还是年轻人脑子灵活哪，是啊，是瑞雪，瑞雪兆丰年啊！

我们的祖国大地，我们生活的家园，乃至我们中华民族，都在等着这么一场瑞雪呀。

读书与日记

刘希安

我今年过花甲，那一本本泛黄的日记本承载了我数十年人生的浮浮沉沉。退休以后，我有大把时间可以尽情阅读，夜深人静时，独自坐在书桌旁，定下心回想一天的生活，翻阅自己喜欢的书刊报纸，通过日记与自己进行心灵对话，回归到“自我”。我深深体会到，读书和写日记，让我成为一个热爱生活、善于思考的人。

我喜欢纸质的书本和报纸，喜欢那股油墨的清香。暮年，读书和日记让我拥有属于自己的净土，让我能在自己的精神家园愉悦生活和自由探索，这不就是我一直所期望的吗？

你”傲娇得似一位公主；坐定舔小爪子的“爱你”则变成了一头小狮子。“爱你”成了店里的困宠，每个客人看到都会惊呼可爱，“爱你”又收获了一拨新粉丝。穿上新衣的“爱你”一如往常蹭蹭大头的手，时而喵的一声好似撒娇：你真是懂我，这份新年礼物可太对味了。

能不能送出一份贴心的礼物不在于它的现金价值，而在于那份懂得和心意。正所谓：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新年礼物除了送个喜庆，图个热闹，最重要的是得真正送到对方的心坎儿上！远远望去，大头在前面笑嘻嘻迈着正步喊着口号“一二一”，身着新年服的“爱你”在他身后亦步亦趋地跟着，想必大头儿子对他的这份新春礼物也甚是满意吧。

爱你的新春礼物

叶子

当快递员下楼的脚步声还在耳边，大头就催着我快点出门去店里给“爱你”送龙年大礼以表他的心意。一见面，大头就急不可耐拿出了给小家伙准备的新年“战袍”要往它身上套，“爱你”估计从没见过这般阵仗，忽地跳开，一溜烟跑远了，躲在门后露出一个小脑袋朝着这边张望，瞄了一会儿才慢悠悠踱步过来。套上喜庆的醒狮服，奔跑的“爱你”像一个红色的火球；散步的“爱

龙福

（书法）张吉

春节俗称年节，是我国最隆重的传统佳节，团圆、欢乐、喜庆、温馨等特有的年味弥漫着中华大地，成为人们醉心的享受与绵长的记忆。

近年来有春节年味变淡之说。对此，有不同意见，我认为要分析哪些“淡”得合理，哪些是不该“淡”的，从而在推陈出新中让春节永葆年味的青春。

说年味变淡的一个现象，是在城市没有了鞭炮声。确实，放爆竹是传统年味的重要体现。王安石写春节的《元日》诗，第一句就是“爆竹声中一岁除”。它的产生，源于农耕时代，既寄寓着当时人们用以驱魔避邪的愿望，也适应当时人口稀少、居住分散的状况，可以增添热闹喜庆气氛。如今早已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城市大量出现，人口集中，高楼林立，在这样的环境里大放爆竹烟花，不仅严重污染空气，而且会引发安全事故，与我们今天所大力倡导的健康、绿色、环保、和谐等理念背道而驰。如今，许多城市先后禁放爆竹，吻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反映了“风俗当随时代”的变异性，对这样的“年味”，是应当笑着告别的。

自然，推陈要有出新。“春晚”的出现，就是一种新，精益求精地办好它，为年味增分。

王安石《元日》诗的第三、四句云：“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贴春联，也是年味的重要体现。以往过年，家家户户都贴春联，红色的纸头把节日气氛染得火红，“天增岁月人增寿”“财源茂盛达三江”一类文字，表达着“人望幸福树望春”的想头。铺天盖地的春联春贴，增添了喜庆氛围，更增强了民俗的文化韵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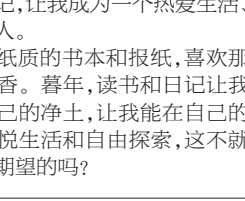
时下的“新桃旧符”，多为买来的印刷品，内容少个性，又欠书法美，失去了欣赏价值，大大削弱了它的年味，这需要见物又见人，大大加强其文化内涵。

《元日》诗的末句是：“春风送暖入屠苏”。屠苏，指一种酒，表示在送暖的春风中，享受春节的美食。过去民生艰难，缺衣少食，只有过年时才能吃到美味、穿上新衣。如今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都已成为家常便饭，人们逐少了这方面的期待。杨白劳过年时特意喜儿买了一根红头绳，就让喜儿欢欣不已，如今添一件再好的衣服，不少孩子也难生喜儿式的激动了。现在吃的穿的，每天几乎都像以往过年一样，原有的这方面的年味，自然也就淡化了。这样的“淡”是好事，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正是春节祭天祈年所希求的。

年味最不该变淡的，是内中的浓浓情愫。春节是人们感情大交流大爆发的节日，它通过各种形式，表达人们对生活愿望、情感、理想的追求。无论是贴春联、吃年夜饭、敦亲祭祖，还是亲友拜年、娱乐狂欢，体现的都是对团圆、亲情、友善、祥和等美好精神境界的追求。这样的年文化代代延续，加强与深化了我们民族的亲和力、凝聚力，是我们民族的至宝。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春节主题：人情荡漾”。

可惜的是，正是春节活动中“人情”的淡化，成为当今年味变淡的主要原因。照理说，人的精神思想应当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提高，然而，二者发展并不平衡。

我以为，改变年味变淡，要推陈出新，这自然要多方进行，其中最重要的则是要让春节各种活动和仪式都含有浓浓的纯真的亲情、友情和人情，这是年味之魂。



平安是福这句话真是好。就像案头瓶里的梅花，年年是它，年年令人赞叹。

十日谈

龙年中国味 责编:郭影